

# 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

葛 力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 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

葛 力 著

\*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漢口解放大道332號）

武漢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新出字第一號

新華書店武漢發行所發行

建新印刷廠印刷

\*

787×1092和 $\frac{1}{32}$ 開· $\frac{18}{16}$ 印張·14,000字

1956年8月第1版

1956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數：1—40,000

統一書號：T2106·4

風  
雨  
如  
何  
不  
再  
來  
一  
次

## 內容提要

本書較通俗地論証了人們的認識是从實踐開始的，實踐是認識的基礎和真理的標準；必須加強實踐；才能不斷提高認識，從而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可見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是很重要的。

2639/14

——

馬克思主義哲学唯物主义以實踐為認識的基礎，這個原則是與物質的第一性和事物發展規律的客觀性的科學真理相聯繫着的。我們知道自然界和社會界獨立存在於人類意識之外，只有在生產活動、階級鬥爭和其他的社會實踐中才能夠發見規律，利用規律而改造世界，所以實踐是認識的動力和基礎。

唯心主義哲學雖然也以這一種方式或那一種方式論述類似實踐的東西，甚至于還應用“實踐”這樣的詞，但是這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义中的實踐毫無共同之處。為了划清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首先揭露一些唯心主义哲學中荒謬絕倫的誕語和魚目混珠的情形，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菲希特以自我為最根本，存在中的一切事物都包攝于自我中。他所謂自我也就是自我意識、自我活動。自我意識是思想形式的泉源，經驗和康德式的物自體乃由自我有意識的活動所導出。自我的原本的性質就是自由的活動或純粹的活動，這種活動向外展開則遇到對象並為對象所限制。所謂對象並不是客觀獨立存在的，而是由自我所制定的非我。自我要有用武之地就不能不制定這樣的非我。自我活動是終極的實在，

由此導出，康德所謂物自體和形形色色的現象，一切規律和範疇。既然自我活動囊括一切，宇宙間的外在的事物就不可能是客觀獨立存在的，而只是由自我所制定的非我、自我活動所能施与作用的對象。菲希特这种狂妄荒謬的思想是希特勒法西斯主义的哲学基礎。由此可見，唯心主义哲学中所談類似實踐的东西与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主义中的實踐有根本性質上的不同。

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主义所以推重實踐，就是因为自然和社会是客觀獨立存在的，它要求人們从实际出發、積累經驗、發見規律，目的在于改造世界。

現代資產階級唯心主义哲学甚至剽竊“實踐”這個詞，輸入不同的內容，最明顯的是杜威的实用主义。作为美帝國主义代言人和实用主义头子之一的杜威自詡他攻擊古典哲学傳統中理論与實踐之間的二元論，以推重“實踐”來標榜他的臭名远揚的唯心主义思想。为了揭露杜威的陰謀詭計而保衛馬克思主义哲学，必須把他所謂“實踐”同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實踐划清界限。

作为中國人民的敌人胡適正是从杜威那里販買過來所謂“科學試驗室的态度”，用科学實驗作招牌，散布唯心主义的毒素。跟杜威一样，他似乎也重視實踐，但是这种“實踐”的目的乃在追求效果，即滿足个人欲望和应付环境。于是“科学律例是人造的”，“一切‘真理’都是应用的假設”。（見“實驗主义”）

杜威要否定物質、現實和解决思維与存在的同一性的問題

題，他誇大行動，把所知的對象看成是由行為製造的東西。他認為，只要承認外界的事物和作為反映它的內容的感覺觀念等屬於存在與思維兩個不同的範疇，二者界限分明，問題就複雜了。他說：“……行為的結果構成所說的被人認識的對象……”（見“確定性的追求”，第194頁）。這樣，在杜威唯心主義思想體系中就沒有客觀獨立存在的東西了。

把主體和客體混為一談，是唯心主義哲學的一貫的手法；杜威更特別宣揚主觀的活動能夠滲入認識的作用中而改造所認識的對象。他曲解近代自然科學，硬說由於科學研究的實際的步驟的啓示，他的哲學放棄了認識與活動和“理論”與“實踐”對立的觀點，並稱之為哥白尼革命。

這的確是一種“革命”，即根本否定了客觀現實的獨立存在性。在杜威看來，認識作用是活動的，“理論與實踐”是分不開的；但是活動和“實踐”具有這樣的侵犯的作用，就是它影響了客觀現實的內容，甚至於是客觀現實之所以顯現的條件。比如他宣稱：“要論斷一件事物是脫離開知識而為人所經驗的那樣子，是沒有什麼實際的意義的。……當一種存在的性質為人所懷疑而我們必須探求它的時候，現實的觀念才有意識地顯現。”（見“確定性的追求”，第294頁）這充分說明了他是一個誇大了活動和“實踐”的主觀唯心主義者。

杜威首先否定客觀現實的獨立存在性，而後宣稱觀念、概念只有工具的作用，即如果它們能够達到某種目的，就算是正確的。這樣，他所謂“實踐”不是人類所借以認識外界的基本活動，而是滿足某種欲望、應付環境的一種手段。“實

“實踐”不能導致理論之構成，理論也不能指導“實踐”。對杜威來說，各個情況彼此不同，因而應付的方法也不一樣，所以“實踐”就是機智在識別當前的情況後所採取的一種行動。既然沒有原則、理論作引導，所以這樣的“實踐”是盲目的，只信手拈來以滿足需要。這純粹是帝國主義的哲學，它“承認實踐是唯一標準，……為着實踐的目的而且僅僅為着實踐，……”<sup>①</sup>。“實踐”在杜威所謂各個特殊的情況下，就是“原則”和目的。

總之，對於實用主義者，無論是杜威或胡適，“實踐”是個人滿足欲望和應付環境的手段。

顯然，杜威利用“實踐”以建立其主觀唯心主義哲學，這樣的“實踐”與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中所推重的實踐是風馬牛不相及的。

那麼，舊唯物主義是否已經在認識論中把實踐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上去了呢？對這個問題，馬克思作了明確的解答，他說：“從前一切唯物主義——連費爾巴哈的也包括在內——所含有的主要的缺點，就在於把事物、現實、感性只是從客觀方面或從直觀方面加以理解，而不是理解為人的感性的活動，不是理解為實踐，不是從主觀方面加以理解。”<sup>②</sup>一般地說來，舊唯物主義雖然肯定物質世界的獨立客觀存在，人類的認識就是對這世界的反映；但是它把人類的認識局限於靜

● 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75頁。

●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二卷，第402頁。

在直觀的範圍內，即人作為一個局外人來觀察自然，實質上就是不理解人能利用自然規律以改造自然。對於舊唯物主義哲學家說，實踐不是完全沒有地位，就是只有局限的意義、即實踐被化歸為實驗。

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以實踐為認識的基礎並借實踐來檢驗理論，這是哲學上偉大的創造性的革命。正因為以前的哲學家沒有認識到實踐在認識上的作用、把實踐提高到应有的地位上，所以終於不可避免地陷于唯心主義的泥沼中。比如，康德的不可知論就提供一個很好的例証。他雖然承認客觀存在的外界，人類的感覺、經驗也由它所促成；但是他認為人類知識僅限於在現象範圍以內而不能達於“物自體”。康德在認識論上是個唯心主义者，主要就在於他荒謬地推重人類的超經驗的認識能力，而根本沒有理解實踐的作用。恩格斯評論不可知論時指出：

“我們的不可知論者也同意說，我們的全部知識是建築在我們經過感覺所得來的報道之上。但是，他補充道，我們怎樣知道我們的感覺所給我們的是其所感受事物的正確反映呢？其次他又告訴我們說，當他說到事物或其屬性時，實際上所指的並不是這些事物或其屬性本身——關於這些他是一點都不能確實知道的，——而只是這些事物或其屬性在他的感覺上所產生的印象。不必說，這顯然是很難單只用論証去駁倒的觀點。但是，人們在開始論証以前，他們是已經行動了的。‘事業在先’。在人類的才智想出這個困難以前，人類的行動老早就已經解決了這個困難。……當我們按照我們所知

覺到的任何事物的屬性來利用这一事物的時候，我們同時就使我們感性知覺的真實性或虛假性受到准無差錯的考驗。”<sup>①</sup>

費爾巴哈固然是一個唯物主義者，但是他的唯物主義有其局限性，特別是在分析歷史社會時，他還不能擺脫唯心主義的束縛。這原因乃由於他沒有認清實踐在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上的重要性。費爾巴哈論到人的時候，他沒有從人們的社會關係中去考慮，沒有注意人們的生活條件；於是人只是抽象的“人”，至多只是一個“真正、個別的有形體的人”，而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係。“因此他從來沒有努力設想形形色色的世界是組成這世界的個體的綜合的活生生的形形色色的活動；所以，比如，當他沒有看到健康的人而看到一群患瘧疾，操勞過度和患肺病的飢餓的人的時候，他不得不逃避……，因而就在共產主義的唯物主義者看到工業和社會結構有變革的必要以及變革的條件這一點上，他陷於唯心主義之中了。”<sup>②</sup>

實踐是認識自然和社會的基礎，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是改造世界的前提。

只有在馬克思哲學唯物主義中實踐的觀點才成為第一的和基本的觀點。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世界觀，是破除舊制度而建立新社會的一種鬥爭的武器。它在為無產階級服務方面要保證勝利地完成任務，就必須要

---

① “馬克思恩格斯文選”，第二卷，第100—101頁。

②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識形態”，紐約國際出版社1947年英文版，第37頁。

求我們從實際活動中掌握客觀規律，總結經驗而構成理論；<sup>1</sup>然后再讓理論指導行動。馬克思主義哲學唯物主義與其以前的哲學一個根本不同點就在於：它明確地揭示它的黨性，即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為解放一切被壓迫被剝削的人類而鬥爭；因而，實踐也就被提高到基本首要的地位上了。實踐本身包含人與外在世界的關係，在實踐中可以認識和改造外在世界；人類的理論、方針與計劃也要在實踐中得到檢驗。

人類認識的过程有兩個階段，即感性的認識和理性的認識。這兩種認識雖然性質不同，但是彼此統一、相互依賴，二者中間存在着一種辯証的關係。感性的認識提供關於客觀世界的外部現象的材料，理性的認識把這些材料加以分析、綜合、概括和抽象而構成概念和理論。這兩個階段通過實踐由認識外部現象開始，而達於本質的內部規律；二者“在實踐的基礎上統一起來了。”

感性的認識包括感覺、知覺和表象。感覺是基礎，知覺和表象乃由感覺而來。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肯定人類認識外界事物，首先必須通過感覺。巴甫洛夫指出，感覺是生物與外界發生關聯的主觀的信號。對於人類來說，感覺是在實踐中產生的。同時，理性的認識也由實踐而促成和發展。人類在生產鬥爭和階級鬥爭中，為了解決具體情況下的具體問題，必然會逐步認識客觀事物的本質，發現其規律，提出解決的辦法。这就構成了理論系統，方針與計劃。在應用理論，貫徹方針和實行計劃的過程中，又產生新的感覺、即人類所能觀察到的新的現象；從而又促成進一步的理性思維的活動。

这种过程周而復始，逐步提高；而使其向前進展的唯一的動力就是實踐。

感覺和思維都是意識的一種形態，而意識因人類活動而起，即由於人類與外在世界發生種種複雜的關係而促成的。這種活動或實踐不外乎階級鬥爭、生產勞動和科學實驗等。所以人類意識發展的程度，在歷史的各个階段上是不相同的。

一切真正的科學的知識都由實踐而來，只有在實際活動中我們才能與客觀的外界直接接觸，從而獲得經驗，發見規律；這種規律就是關於客觀事物的知識，同時也是客觀事物的本質的內部的聯繫。沒有實踐，就不能了解具體的情況，就不能搜集客觀的事實，結果必然陷於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中；因而，以虛構的幻象代替科學的認識，在實際工作不是犯“左”傾的毛病，就犯右傾的毛病，絕不能勝利地完成任務。毛主席在“實踐論”中教導我們說：

“馬克思以前的唯物論，離開人的社會性，離開人的歷史發展，去觀察認識問題，因此不能了解認識對社會實踐的依賴關係，即認識對生產和階級鬥爭的依賴關係。

首先，馬克思主義者認為人類的生產活動是最基本的實踐活動，是決定其他一切活動的東西。人的認識，主要地依賴於物質的生產活動，逐漸地了解自然的現象、自然的性質、自然的規律性、人和自然的關係；而且經過生產活動，也在各種不同程度上逐漸地認識了人和人的一定的相互關係。一切這些知識，離開生產活動是不能得到的。”<sup>①</sup>

① “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版，第281頁。

除去生產活動之外，實踐還包括階級鬥爭、政治生活、科學和藝術的活動。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我們才會有感覺、印象，獲得經驗；爾後再進一步提高到理性的認識。這樣，認識建立在客觀的物質基礎上，是能逐漸符合客觀實際的。正確的認識就在於主觀思想反映客觀情況，符合客觀情況。

一般的經驗主義的唯心主義、特別是實用主義，在認識論上由經驗開始，但是這種經驗乃脫離物質基礎的個人的經驗，同時它又與社會實踐完全沒有關係。於是經驗就成了虛無飄渺而無根底的東西。結果主觀的經驗是第一性，客觀的事物從中派生出來。這種荒謬的思想特別表現在詹姆士、杜威底“著作”中。我們國家干部中有些同志犯有經驗主義的錯誤，他們以個人的有限的經驗來處理在不同情況下所發生的問題，這種毛病主要就在於以局部代替全體，把片面性的經驗加以一般化。專以有限的、局部的、片面性的經驗而論，他們的經驗基本上還是由社會實踐而來，有客觀的物質基礎。所以這種經驗在與客觀實際有聯繫方面，和唯心主義的純粹主觀的“經驗”有根本性質的不同。但是當他們一旦把自己的狹隘的經驗加以一般化，不再從客觀的具體的情況出發，結果就陷入主觀唯心主義的泥坑中了。

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類的意識從一開始就是社會的產物，而且只要人類存在一天，人類的意識也永遠是社會的產物。這就是說人類在自然界中和物理的事物接觸，在社會中發生人與人的關係，這樣，意識才由需要而起。所以意識不是“純粹的”意識。人類的認識永遠隨着社會實踐之不斷的進

展而一步一步加深。越是親身參加生產活動、階級鬥爭、科學實驗等，越是能够提高認識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就是“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恩格斯批評一般科學和哲學忽視實踐在認識中的作用說：“它們一方面只知道自然界，另一方面又只知道思惟。但是人的思惟之最本質的和最密切的基礎，却恰恰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變化，而非單獨是自然界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學會改變自然界而發展的。”❶

人類的意識在社會實踐中產生，隨着社會實踐而發展。這一點是辯証唯物主義與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不同的地方，即它對人類的認識過程作了真正的科學的解釋。形而上學的唯物主義只從生物學方面理解人類意識反映客觀現實的問題，辯証唯物主義強調指出社會實踐作為認識的基礎這個重要原則。生產力發展，社會經濟結構有所改變，人類的觀念思想也跟着起了變化。比如原始游牧的人們對於各種獸類的習慣和特性非常熟習。農業和手工藝發展之後有許多新發現，人類關於自然事物及其性質和在生產過程中所牽涉的原則的觀念就大大地增加了❷。

一個真正馬克思主義者必然把實踐提高到應有地位上，因為只有通過實踐，才能接觸到活生生的具體的現實，才能

❶ 恩格斯：《自然辯護法》，人民出版社版，第192頁。

❷ 參看康福斯：《知識論》倫敦 Lawrence and Wishart LTD 1954 年英文版第11章。

对具体的事作具体的分析；同時也只有在實踐的基礎上由總結經驗而構成的理論，才能符合客觀的情況，從而反過來能服務於實踐。這樣，實踐是在階級鬥爭、科學研究和實際工作中保持唯物主義態度的必要條件；反過來說，沒有實踐必然要犯主觀主義的錯誤。

## 二

實踐在科學理論構成中占有頭等重要的地位，我們可以從科學史中找到鮮明的例証。工業與科學之間的關係，可以說就是實踐與理論之間的關係的一個方面；二者相輔相成，非常明顯。一方面我們有工業，它研究蒸氣機之利用或煉鐵等，因而導致科學上的概括，如能量守恆或輻射物理；另外一方面科學的發現，特別是電學上的發現，引起了新的工業如電報術<sup>●</sup>。實踐提供材料而促成概括性的理論，理論必須訴諸實踐而得到檢驗。在工業部門中多種多樣的實際的經驗，通過人類的抽象的思維活動，必然能構成具有普遍性的原則、即科學原理。

蘇聯偉大的農業生物學家米丘林的科學活動，給實踐發見規律、創造理論這個科學原理提供了一個典型的具體的示

---

● 貝納爾：“十九世紀科學與工業”，倫敦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LTD. 1953年英文版，第30頁。

范。米丘林學說是摧毁摩尔根形而上学觀點的有力的武器，它在社会主义陣營內已經為人民所歡迎、所利用，提高了農業生產品的產量和品質。在資本主義國家內摩尔根“理論”却占着統治的地位，一些進步教授竟因為提倡研究米丘林學說而遭到迫害。摩尔根遺傳學說斷言，生活条件是外界的环境的条件，只能影响一个有机体的体形改变，而不能促成种的本質变异。照这种“學說”看來，一个有机体是由兩种物質所構成的，那就是身体物質和所謂“遺傳物質”——染色体和基因。二者作用不同，前者是構成体形的物質，后者則担负遺傳的責任。这完全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反科学的看法。

米丘林用科学試驗推翻了摩尔根的“理論”。

無性雜交的試驗證明，兩個有机体的遺傳性可能不借染色体來遺傳。比如有兩個不同品种的植株，用其中一个种的接穗，芽接到另一种的頂冠上，癒合之后二者中間就有新陈代谢作用，結果產生新的雜种型有机体。这样，通过嫁接而起新陈代谢作用，从而引起新的种的变异，顯然不是由什么染色体和基因所促成的。

此外，無性雜交还說明了一个事實：即因嫁接而發生營養变更，有机体不僅在体形上有所改变，而且它的遺傳性也發生变异。

簡單的一句話，米丘林的學說是这样：有机体和环境是分不開的，那就是說，外界的生活条件的变化可以促成它的体形和遺傳性發生变异。这种學說完全是建筑在他的一生的科学活動之上的。正因为作为一个偉大的農業生物学家米丘

林把他的一生貢獻給科學實踐，他才能構成了舉世聞名的新遺傳學原理；這種原理正進一步地為實踐而服務。

讓我們再往前推想一下，我們就遇到達爾文了。首先用唯物主義的觀點來認識生物界，當歸功于達爾文。他指出以自然界中機世界中的發展而言，最初可以由很少的幾個類型變為很多不同的新類型；他確定了進化論的理論。

這種理論打破了以神為生物界發生與發展的根源的學說；對於柏拉圖的固定的理念學說也是一種致命的打擊。照柏拉圖看來，先有完善的理念，然後才有不完善的模仿此理念的萬物；但是理念是不變的，因而萬物也不變。這不是替奴隸制度作辯護嗎？達爾文學說却告訴我們，有機界中的發展與變化是不會受柏拉圖的固定理念的限制的。達爾文的輝煌的進化論是建築在他的科學實踐上的，他用實驗的事實來闡明和支持他的理論。他的淘汰論的本質，可以說是多少世代農人與牧人憑經驗而創造植物與動物品種的實踐的結果。

在數學方面，生產實踐與理論之構成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數學在最初發展的階段上是與解決生產活動中所遇到的實際的問題分不開的，這在我國數學史中有許多材料可以證明。比如以“九章算術”中的記載而論，我國古代先有計算平面面積和立體體積的知識，由此而前進一步、即抽象化，乃形成我國古代的幾何學。●數學的發展有時候也間接地和生產實踐發生聯繫，在許多情形下某一門科學要表示客觀現象

---

● 參看李儼：“中國古代數學史料”，中國科學圖書儀器公司 1954 年版，第 8—11 頁。

間的複雜的關係，这也能够促進數學作進一步的探究，使它開辟一个新的領域。恩格斯曾經指出數和形的概念是由外在現實世界中得來的。

革命的理論与策略是在生動的實踐中鍛煉出來的。具体地分析客觀情境而制定方針与計劃，并在实施的过程中加以檢驗，这是唯物主义的态度。沒有實踐作前提，即不能在实际活動中接觸具体的情况，即不能对具体的事實作具体的分析；这样，主觀思想脫离客觀实际，必然要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中。当然，在分析情況、制定方針与計劃和預想結果時，必須依据馬克思列寧主义理論。馬克思列寧主义本身就是在革命實踐中成長和丰富起來的，所以它又反過來能够指導實踐。斯大林論到理論能成为工人運動中的偉大力量時指出，主要它必須是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他這樣說：“理論是世界各國工人運動底綜合經驗。当然，理論若不和革命實踐聯繫起來，就会變成無对象的理論，同样，實踐若不以革命理論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實踐。可是，理論如果是在和革命實踐密切联系中形成的，那它就能成为工人運動底偉大力量……。”<sup>●</sup> 革命理論是在革命實踐中形成的，同時也只有这样的理論才能使工人階級的党了解客觀環境的內部联系，指示它運動的方向。

我們的党和政府確定農業合作化的方針，認為農業合作化的可能性可以實現，這也就是建築在實踐中所獲得的經驗。

---

● 斯大林：“列寧主义問題”，莫斯科中文版第36頁。